

物在文学作品中的可塑性——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述评

周莉莉(Zhou Lili)¹ 颜 倩(Yan Qian)²

摘要：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对文学作品中叙事的物进行了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作者追溯了中西方物论的传统，论述了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物等三种物叙事模式，并创新运用中国的以物观物和西方的物本体等思想拓展了叙事理论。通过回应西方叙事理论以“讲故事的人”为核心的研究思路，此书在物论哲学理论的启发下，开辟了“物性叙事”的新路径，对推进叙事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物性叙事研究》；物本体；叙事模式

Title: Telling from Things in Literary Works: A Critique of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Abstract: *Studies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conduc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n things that tell stories in literary works. The author traces the sources of study on thingnes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three principal narrative modes of things. The study taps into the narration of things, as a new addition to the narrative theory which formerly focused on narration of characters. It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examine narrative in literary works,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study of narrative.

Keywords: Narrative of Thingness; Thing Ontology; Narrative Mode

引言

唐伟胜的著作《物性叙事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3)以文学作品中的物为线索,探讨能够参与故事讲述以及自行表现意义的物。在叙事学研究领域,法国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发现了讲述故事的人和故事中观察者的区别,他在《辞格之三》(1972年)和《新叙事话语》(1983年)中为了区分叙事作品中“谁看”和“谁说”,引入“聚焦(focalization)”这一术语,以此说明观察者跟叙述者之间的差异(热拉尔·热奈特, 1990, p. 126)。但是,在叙事作品中,除了具有聚焦能力的观察者,物也能够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而《物性叙事研究》认识到这一缺失,创新性地探讨了聚焦者和物之间的微妙博弈。

一、物性叙事的可能

“讲故事的人”是叙事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提出的“隐含作者”(Booth, 1983, p. 158)到詹姆斯·费伦的“伦理取位”(Phelan & Martin, 1999, p. 100)都在讨论故事讲述者的主体立场和伦理导向。但是,他们的理论过度关注以主体身份出现的讲述者,而忽略了故事中那些被视为沉默客体的物同样具有叙事功能。唐伟胜发现了这个极具研究价值也饶有趣味的问题,他在《物性叙事研究》中提出,物性叙事理论可以消除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中的人类理性

¹ 周莉莉(Zhou Lili)(通讯作者),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小说理论研究。电邮: 644690947@qq.com。

² 颜 倩(Yan Qian),南昌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电邮: 2240590957@qq.com。

痕迹,使物超越人类对它进行的镜像式和象征式表征,进入自在自为的真实界,还可以突出物的灵性和主体性,使之反作用于人类和叙事进程。(唐伟胜,2023,序言 XI)

在此前的研究中,故事中出现的物通常被视为人类品性或内心世界的镜像,亦或是象征。例如,马瑞塔·纳达尔(Marita Nadal)在讨论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小说《厄舍府的倒塌》时,认为厄舍府这座古老的住宅是主人公内心的恐惧以及创伤记忆的镜像(Nadal, 2016, P. 178-192);蒂姆·戈蒂尔(Tim S. Gauthier)在研究怀特黑德的恐怖小说《第一区》时谈到这部小说中书写的许多物再现了“9·11”事件后纽约城市景观,故事中的僵尸隐喻式地表达该事件发生后人们的焦虑心理和不安全感(Gauthier, 2016, PP. 135-155);桑德拉·利金斯(Sandra Liggins)评价怀特黑德的另一部代表小说《直觉主义者》通过书写哥特式城市景观映射出黑人争取向上层移动的努力(Liggins, 2006, PP. 359-369)。

《物性叙事研究》却另辟蹊径地探索文学作品中的物也可以像“讲故事的人”一样发挥主体性,实现“物性叙事”。本雅明谈到,讲故事的艺术让人们获得“交流经验的能力”,而且“使一个故事能深刻嵌入记忆的,莫过于拒斥心理分析的简洁凝练。讲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瓦尔特·本雅明, 2012, P.101)。物性叙事源自于故事中无法运用语言进行心理分析的各种物件,他们天然不具备心理层面的意图,松散闲置的状态赋予了他们不同于人类讲述者的交流经验的能力以及不一样的主体性。

这部著作在《厄舍府的倒塌》中发现,“叙述者虽然罗列了大量的物件,也不断提及这些物件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却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物件进行深入的细节描写,这就造成了一种阅读效果:厄舍府内外的物没有完全向外敞开,而是处于神秘隐退的状态。”(唐伟胜, 2023, p. 82)

与厄舍府相关的枯树、旧窗、铰链、棺木等等物件神秘隐退地散落在故事的各个角落,却发挥着推动故事发展的主体性,讲述着物的灵性及其带来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不仅逐渐摧毁了主人公的理性思维,也瓦解了讲故事人的理性讲述脉络,对人们认知物件的惯常方式带来强烈冲击。

与此同时,《物性叙事研究》对怀特黑德小说的物书写也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对《第一区》这部小说的研究中,该书将关注重点从此前研究者讨论的纽约城市景观和僵尸等转向城市碎片、人类身体碎片以及有害物质形成的尘土杂糅体;在论述《直觉主义者》时从升降机的坠落发现了建立消除歧视的后种族城市景观的可能性。小说中出现的尘土或是升降机之类的物件,通常被视为故事人物生活里的日常物或小说主旨寓意的象征物,而该著作从物性本身的特征入手,探索这些沉默之物振聋发聩的叙事。《第一区》中的尘土“表现了‘9·11’尘土对气候、生态的破坏,表现了人类恐怖主义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再次证明人类活动是改变地球地质层的一支力量,人类行为将会在地质层中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只是地质时间上的一部分,人类纪也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片段而已。”而《直觉主义者》里的升降机“打破了传统的再现方式的制约,进入了一个独立于人类特定视角而存在的现实,建构了一个思辨式的、科学外的升降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不再是知识的组织者,人类不再是中心,人类与物平等共存,种族差异和种族纷争消失,不公平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结构瓦解。”(唐伟胜, 2023, p. 156)

该书对这些作品的研究走出了以“讲故事的人”为中心的传统路径,不再是深度剖析叙事者的讲述意图和心理暗示,而是让故事中的物在沉默当中“讲述”物本身隐藏的强大力量以及物对人类历史和前景的呈现。物性叙事无法进行简洁凝练地心理分析,也缺乏深邃复杂的内心世界,却恰恰能够直观且有震撼力地冲击听者的感知,激发他们对周围物质世界的重新认识,此刻物性叙事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即“讲故事的物”成为可能。

二、走近叙事作品里的物本体

唐伟胜援引梅亚苏对“外在于任何思想者的绝对存在”的本体世界的论述以及哈曼等人倡导的“面向物的本体论”(唐伟胜, 2023, p. 173),提出叙事作品当中的物不只是为人类活动提供背景,物

自身具有不需要人类赋予的力量。他从物本体研究的视角出发,对中西方的许多叙事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洞察到物别具一格的活力和能动性,并且分别从四个角度论述了物性叙事的形式,即“无限隐退的物”、“万物平等”、“没有人类的世界”、“活力的物”。

在《物性叙事研究》出版之前,国内外学者对文学作品中的物叙事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例如,马克·布莱克维尔(Mark Blackwell)编辑的《物的秘密生活:18世纪英国动物、物品和它的叙事》论述了18世纪英国小说写物呈现的社会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尼科利纳·哈顿(Nikolina Hatton)的著作《1789-1832年英国散文体小说中物的作用研究》,论述小说里书写的物不仅是负载主体情感和精神的象征符号,而且还传递出人们当时对新事物既感到惊喜又倍感恐惧的复杂情绪。张进在《物性诗学导论》中结合中国道家哲学的物性思想,主张消解主体/客体、精神/物质的二元论,在活态文化中发掘文学作品里持存在物当中的丰富意蕴。

但是,此前的研究主要是以物的表征为线索,探寻其中蕴藏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人类的情感寄托,而缺少对物本体的洞悉。而唐伟胜在哈曼关于“本体书写”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叙事作品中物性是无法被完全把握和认知的,因此,无限隐退的物值得引起关注和讨论。就像他对英国小说家巴拉德的小说《淹死的巨人》的研究中谈到的,当巨人庞大的身躯以物的形式出现之时,已然不是简单的象征物或是任何意蕴的表征,他的实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普通人还是行业专家都无法确认他的背景和身份,他的本体是无限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来自希腊神话里的英雄人物,也可能是不为人知的海洋动物,他向人们敞开的,让人们得以探究他实在的物性,却又无限隐退,让人们无法真正的辨识出他的身份。无限隐退的物带来的认知间离呈现了物本体的能动性。

赫顿在评价简·奥斯汀成长小说中物的叙事时所曾说道:“故事中的物通常以两种方式促进叙事:一是在聚焦当中出现,呈现某个具体人物的需求、欲望或关注点;二是使特别的情节成为可能并且表现出反事实和文本外的多重叙事。”(Hatton, 2020, p. 91)事实上,在聚焦当中出现的物不仅是简·奥斯汀小说的叙事特点,许多叙事作品中的物都是通过人物视线的聚焦而呈现,蕴藏着观看者的需求、欲望或关注点。就像《观看之道》中所讲:“我们观看物的方式受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或者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影响。”(Berger et al, 1972, p.8)很多研究者循着这一路径,透过人物视线当中聚焦的物,探讨他们的所想所求。而《物性叙事研究》却关注到那些摆脱人类中心“再现的牢笼”的物,包括故事中以罗列的方式出现、切断了与观看者之间联系的物件,以及与人物互为聚焦、相互观看观察的物,还有通过“谨慎的拟人化”方式呈现物性本体特征的物,这些物与人类叙事者的差异、冲突甚至是抗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万物平等”叙事方式。

此外,该著作还关注到叙事作品中的“超物体”,即超越了人类的感知和思考范围的物体,进入梅亚苏所说的“大混乱”(hyper-chaos)或“不可思考的”(unthinkable)本体世界,从而形成了超越人类理性认知的“没有人类的世界”的叙事方式。不过,作者在发掘物性叙事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之时,没有忽略了物与人类之间天然存在的联系。他受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启发,提出“人类和非人类一起,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共同为社会变化承担责任”,发现了“活力的物”在叙事作品当中发挥的连接和沟通的力量。

《物性叙事研究》引领着读者走近叙事作品里的物本体,物可以不再是完全受人类叙述者主体操控的消极客体,亦或是人类意识的象征投射,物性叙事可以在“无限隐退的物”当中显现物本体的复杂性,在“万物平等”的讲述中表现物对人类霸权的抗争,在“没有人类的世界”反思人类理性的局限,以及在“活力的物”当中洞察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拉康提出“凝视”理论时曾经说到:“我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却在四面八方被看”(Lacan, 1977, p. 72)。虽然拉康所说的“被看”主要是指凝视主体会受到他者对自己凝视的影响,就像女性对自我的凝视会受到男性凝视即被看的影响,常常看到的是父权话语规约下缺失的自我。拉康发现的看与被看之间外在张力指向的内在制约,揭示了聚焦者对聚焦对象的束缚,而这也是物性叙事寻求的突破。

三、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

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除了借鉴西方学者的理论思想，还将中国文化中的物论思想运用于对叙事作品中物书写的探索。他结合庄子“以道观物”的哲学思想以及北宋理学家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观点，主张在物叙事研究中尽量摒除人的感官感受和审美体验对物本真状态的遮蔽。物叙事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物通过“目”和“心”对物的感知和体验，而是可以打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类的以物喻人研究路径，转而从物本身即“落花是落花，流水是流水”的讲述获得意义启示和审美趣味，洞悉和把握作者的叙事技巧和创造精神。基于研究物本真状态的思路，他对英国诗人济慈的代表作《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进行了重新解读，将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运用于西方经典名作的阐释。

此前的研究者在分析济慈的《夜莺颂》时，主要运用济慈本人提出的“消极能力”“诗人无自我”以及西方学者所说的“自我与无限合一”等观点，唐伟胜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诗人马致远的《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为比较，提出济慈将物进行罗列的叙事方式在中国诗词中也很常见，这契合“以道观物”“以物观物”的中国哲学思想，“让物显示自身，释放出它们多样而神秘的物性。”(唐伟胜, 2023, p. 131)而且，他还发现中国观物传统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自身，不像莱布尼茨那样的西方哲学家探索“道”“理”的组成成分及内外运动，而是转向人类实践，他以程颢在《秋日》中所写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论证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是从物道之中体悟现实生活的价值意义。

在《夜莺颂》里，物性叙事是以物观物的探寻，而在《希腊古瓮颂》里，唐伟胜发现除了物我两忘之外，还有主客体从分离到融入的物性叙事。古瓮上面的风笛、树木等物品难以被解读出确切的含义，这意味着物不再作为客体承载人类主体的情感和意图，而是让主客体疏离，将人类从理性之思中释放，让他们无法运用理性认知能力去把握这些物品的含义。《秋颂》这部作品也是如此，果实、太阳、葡萄藤、花朵、小飞虫、蟋蟀、知更鸟、羊群、燕子等物展现了秋天里各种物的无穷活力，他们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也没有目的性的秩序。这些物性叙事不只是像西方学者所说，指向不确定性的哲理，而是如中国学者傅修延在《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中所讲，济慈笔下的物性叙事是诗人用先知先觉的生态敏感批评现实生活中的“水泥森林”(傅修延, 2014, p.7)。《物性叙事研究》没有局限在以物喻人的思路当中，而是突破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从中国文化的审美趣味出发，洞悉物性叙事的中国方案。

四、物性叙事的术语创新

一直以来，中西方学者较少对叙事作品中的物与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区分，没有系统地归纳和划分物性叙事的研究模式。《物性叙事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既是梳理并建构了相关的专用术语。该著作将物性叙事的研究模式概括为三种类型：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物，这些术语的启用为研究叙事作品中的物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视角。诚如拉图尔所言，人们在观念上对物的忽视将会抹去物发挥的作用(Latour, 1995, p. 185)。当研究者从理论观念上认识和辨析发挥不同叙事功能的物，才能更好地发掘和理解这些物在作品中出现的作用和价值。

“符号的物”是指“将叙事中的物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试图揭示物指向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客体关系。”(唐伟胜, 2023, p. 20)这一类的研究模式是从历史文化维度探讨物作为符号在叙事作品中携带的意义。目前，很多物叙事研究者都从该角度展开研究，例如，马克·布莱克维尔(Mark Blackwell)编辑的《物的秘密生活：18世纪英国动物、物品和它的叙事》从多个角度论述了18世纪英国小说写物呈现的社会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尼科利纳·哈顿的著作《1789-1832年英国散文体小说中物的作用研究》，论述小说里书写的物不仅是负载主体情感和精神的象征符号，而且还传递出人们当时对新事物既感到惊喜又倍感恐惧的复杂情绪。扬之水的《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著作，考证了叙事作品中的物件在现实生活的对应物，论述这些物蕴藏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符号讯息。但是，

这些著作主要以批评实践研究为主, 缺乏对符号的物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物性叙事研究》弥补了此方面的不足, 以“符号的物”这一理论术语对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物进行了凝练和概括。

“行动者的物”主要是“关注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 凸现物的施事能力, 尤其是物在决定人物行动和情感, 乃至参与构建叙事作品美学特质等方面的作用。”(唐伟胜, 2023, p. 23)行动者的物不再是受人类主体操控的消极客体, 而是成为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 他们跟人类一样有自己的运动轨迹和本质属性, 也同人类叙事者一样发挥施事能力, 与人类施事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共同推进叙事进程。唐伟胜将这一理论术语运用到对《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的批评实践, 从物性叙事的角度发现人与物相互交织构建的行动者网络成为了讲述推销员故事的叙事动力, 共同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态度。

此外, 《物性叙事研究》将“本体的物”定义为“以超然姿态出现在叙事中。‘超然’意味着物虽然被人类语言所叙述, 但又仿佛挣脱了叙述语言的束缚, 呈现出康德所谓的‘物自体’(thing-in-itself)。”(唐伟胜, 2023, p. 28)本体的物一类的研究模式是淡化人类在叙事中占据的主体位置, 叙事者用间接的方式提及物, 各种物与人类并行地出现在故事当中, 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 重新调整了物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为叙述作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结语

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对中西方物论的传统的追溯以及对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本体的物等物叙事术语和研究模式的探析, 创新性地拓展了叙事理论。在中西方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开辟了“物性叙事”的新路径, 该著作对“物性叙事”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对推进叙事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基金项目“小说中物象的叙事功能研究”(项目编号 24WX09);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项目“人机协同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3YB211); 南昌工程学院研究生教改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瓦尔特·本雅明 (2012): 《启迪: 本雅明文选》, 张旭东, 王斑译, 阿伦特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Benjamin, W. (2012).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Zhang Xudong & Wang Ban. In Hannah Arendt (Ed.).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Berger, J. et al. (1972). *Ways of Seeing*.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d Penguin Books.
- Booth, W. 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傅修延 (2014):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
- [Fu Xiuyan (2014). *The Modern Values of John Keats' Poems and Poetic Theor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Gauthier, T. S. (2016). “Zombies, the Uncanny, and the City: Colson Whitehead's *Zone One*”, in *The City Since 9/11 Literature, Film, Television*. In Keith Wilhite (Ed.).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P :135-155.
- 热拉尔·热奈特(1990):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Genette, G. (1990).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Wang Wenro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Hatton, N. (2020). *The Agency of Objects in English Prose (1789–1832): Conspicuous Things*. Palgrave Macmillan.
- Lacan, J. (1977).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In Jacques-Alain Miller (Ed.), trans. Alan Sherida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7.

Latour, B. (1999).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ggins, S. (2006). "The Urban Gothic Vision of Colson Whitehead's *The Intuitionist*".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40(2): 359-369.

Nadal, M. (2016). *Trauma and the Uncanny in Edgar Allan Poe's "Ligeia" and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The Edgar Allan Poe Review* 17 (2): 178-192.

Phelan, J & Mary, P. M. (1999). "The Lesson of 'Waymouth': Homodiegesis, Unreliability, 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n David Herma (Ed.).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00

唐伟胜 (2023): 《物性叙事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Tang Weisheng (2023).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